

中药蝉花的本草学考证

★ 罗靖 (浙江中医药大学 2005 级硕士研究生 杭州 310053)

★ 宋捷民* (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杭州 310053)

关键词:蝉花;本草考证;文献研究

中图分类号:R 281 文献标识码:A

蝉花是一种药用虫草类药材,它是由麦角菌科(*Claviceplacae*)真菌寄生于蝉类若虫形成的虫菌复合体。蝉花是优质虫草,与冬虫夏草同属麦角菌科,两者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^[1],临床上也有应用。对蝉花的本草记载进行考证,对于指导临床实际用药,更好地研究开发该药,将有所裨益。

1 名称考证

蝉花之名始载南北朝刘宋时代的《雷公炮炙论》,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曰:“蝉花,又名冠蝉、胡蝉、螳螂……花、冠,以象名也。胡,其状如胡也。唐,黑色也。古俗谓之胡蝉,江南谓之螳,蜀人谓之蝉花。”^[2]《辞源》“螳螂”项下载:【螳螂】蝉属。《注》:“《夏小正》《传》曰:‘螳螂者,蜋。俗呼为胡蝉。江南谓之螳螂。’清·郝懿行《义疏》:‘《方言》云:‘蝉,宋卫之间谓之螳螂。’郭《注》:‘今胡蝉也。似蝉而小,鸣声清亮。江南呼螳螂。’……按今螳螂小于马蛴,背青绿色,头有花冠,喜鸣,其声清圆若言乌有。乌有与胡蜋之声相转,蜋螳又声相转也。”^[3]查找《中国动物志》昆虫纲第 28 卷^[4],蝉科昆虫中只有角蝉头上有角,但也不符合“花冠”的形象描述。笔者认为,可能是古人不知菌与蝉的关系,而将蝉花与蝉混为一谈,即《证类本草》所谓“蝉在壳中不出而化为花,自顶中出也”^[5]。因此,螳螂“头有花冠”是指蝉花,而“小于马蛴,背青绿色,喜鸣”,“鸣声清亮”的螳螂是蝉的一种。螳螂、胡蜋、蜋等是从螳螂的相近音而在不同地区衍生出的异名别字。

此外,蝉花亦有很多地方别名,如“虫花”(《四川中药志》)、“蝉菌、土虫草”(《云南中药资源名录》)、“蜋花”(《新华本草纲要》)、“蝉蜕花”(《广东中药志》)、“蝉蛹草、蝉茸”(《中药辞海》),民间又叫“知了花、噪哑花”。浙江、山东地区产者通常称为金蝉花,寄主昆虫为山蝉,因虫体部分色泽金黄而得名。广东、福建所产的“小蝉花”或称“土蝉花”,与药用蝉花的寄主真菌不同,同作蝉花入药。

2 品种考证

蝉花是菌虫复合体药材,由于对真菌的认识和鉴别比较困难,并且对菌物和植物间区别的新认识也还是本世纪内的事,因此,仅根据古代本草资料很难判断蝉花寄主真菌的种属。幸兴球搜集到主要蝉花产地浙江、四川的“蝉花”和广东

的“小蝉花”、福建的“土蝉花”,以及浙江宁波产的另一种“蝉花”(当地称“独角龙”或“乌角尖”),共 5 批样品。经研究可区别为虫草属的两个不同的种:广东的“小蝉花”和福建的“土蝉花”经鉴定为小蝉草[*Sobolifera* (Hill) Berk. Et Br.],其分生孢子阶段是待定名棒束孢菌[*Isaria* sp.]. 浙江、四川以及宁波产的蝉花是蝉棒束孢菌[*Isaria* Miq.],其子囊壳阶段是大蝉草[*Cordyceps cicadae* sp. nov]^[6]。另有一种蝉草或称蝉生虫草(*C. cicadicola* Teng),其子座聚生至近丛生,从成虫寄主的整个腹部长出,子囊壳斜埋在子座内^[7];《重庆中药》中还记载了一种蜂蝉花,子座从虫体腰部长出,此种蝉花不作药用^[8]。

《证类本草》记载:“今蜀中有一种蝉,其蜕壳头上有一角如花冠状,谓之蝉花……花出土上”。又在蝉蛻项下载:“四川有蝉花,乃是蝉在壳中不出,而化为花,自顶中出。”此后,历代本草均沿用这一描述。宋·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下:“成都都有草名蝉花。今有乾者,视之,乃蝉额裂面抽茎,上有花。善治目,未知如何用处。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宋祁《方物赞》云:“蝉之不蜕者,至秋则花。其头长一二寸,黄碧色。”从这些记载来看,本草所说的蝉花并不包括蝉生虫草和蜂蝉花,而是大蝉草和(或)小蝉草的分生孢子阶段。但究竟是大蝉草还是小蝉草,仅从外观上并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。从产地来看,唐慎微长期生活著述的四川地区,既发现过大蝉草,也有小蝉草的报道^{[6][11]},这两种蝉花外形十分相似,古人在使用时很可能没有严格的区分,现代两者都作蝉花入药。

3 寄主昆虫

《证类本草》有对蝉花生境的描写:“所在皆有,七月采。生苦竹林者良。”山蝉(*Cicada flammata* Dist.)的羽化期为 6~7 月,多栖息于山区竹林中,这些均与产地的生境较为一致,《浙江药用植物志》中记载的金蝉花也以山蝉若虫为寄主昆虫^[9]。陈祝安等从竹蝉(*Platylomia pieli koto*)若虫寄生物中分离出蝉棒束孢菌(*Isaria cicadae*)^[10],证明竹蝉也是蝉花的寄主昆虫。陈守常报道一种蝉花是小蝉草 *C. Sobolifera* (Hill) Berk. Et Br. 寄生在鸣蝉 *Oncotympana maculaticollis* 的若虫体上的复合体^[11]。幸兴球所搜集到的小蝉花,其寄主昆虫经鉴定为蝉科昆虫螳蛄(*Platypleura kaempferi*

* 通讯作者:宋捷民,男,汉族,籍贯杭州,副高级职称,研究方向:中药理论与临床。

Fabr.)^[6]。《中国药用动物志》记载了蚱蝉、螳螂、鸣蝉三种蝉花的寄主昆虫^[12]。但据《广东中药志》记载,若小蝉草 *C. Sobolifera* (Hill) Berk. Et Br. 以螳螂为寄主,食后会引起呕吐,不能入药用^[13]。

至此,蝉花的寄主昆虫我国已报道的有5种,分别是蚱蝉 *Cryptotympana pastulata* (Fabricius)、山蝉 *Cicada flammate* Dist.、鸣蝉 *Oncotympana maculaticollis* Motsch、竹蝉 *Platylomia pili koto* 和螳螂 *Platypleure kaempferi* (Fabricius),除螳螂外,其余4种均可作为蝉花的寄主昆虫入药,且这4种蝉体长均在35 mm以上,基本符合本草中药用蝉类“体大而黑”的形象,羽化期都在6~8月份。

4 采收加工

小野兰山曾在《本草纲目启蒙》中记载蝉花:“梅雨后在树下阴草处,蝉出蝉蜕中出头于土上,因久雨而不能出土上,闷死,头上生菌。”^[14]《本草品汇精要》:“[生]五月,[采]七月取。”^[15]说明蝉花子实体的生长需在久雨后,阴处;采收时间与寄主的羽化期相对应。蝉花的虫体和子实体都入药用,《雷公炮炙论》谓:“凡使,要白花全者。凡收得后,于屋下东角悬干,去甲土后,用浆水煮一日,至夜,焙干,碾细用之。”^[16]“悬干”一是为了充分干燥,二可防鼠蚁偷吃。浆水,《炮炙大法》谓即浆酢也,“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,味酢生白花色类浆,故名”^[17]。蝉花可治小儿惊痫,此病内热为多,浆水性凉,协理内热,浆水制可增强其清内热作用。现代一般晒干生用,也有微炒黄研末用,随方而定。

5 疗效和方剂考证

蝉花的性味,历代本草均载:甘、寒,无毒。《品汇精要》:“蝉花……[味]甘,[性]寒,[气]气之薄者,阳中之阴,[臭]腥。”《广东中药志》:“归肝经。”《证类本草》首载蝉花效用:“味甘,寒,无毒。主小儿天吊,惊痫瘦疾,夜啼心悸……医工云入药最奇。”《本草纲目》:“功同蝉蜕,又止疟。”

蝉花甘寒,具有良好的疏风散热、定惊安神的作用。钱乙在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中以蝉花散治疗小儿惊风、夜啼、切牙、咳嗽及疗咽喉壅痛^[18],亦可用于肝经风热及破伤风证,为“清热以定内风之轻剂”^[19]。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表明,蝉花及其人工培养品具有明显的镇痛、镇静、解热等作用,且毒性较低^[10]。蝉花还能透疹,《和汉药百科图鉴》记载,单味蝉花3~6 g煎服,可治小儿麻疹及疹闭不出^[14]。

蝉花用于眼科,《济总录》卷第一百八目昏暗篇中有蝉花散方,是将蝉花与柏子仁、郁李仁、甘草、大黄、延胡索、远志、防风、密蒙花、石苇、槐胶(各一两)、甘菊花、旋覆花、蛇蜕(微炙焦)、干蝎、乌贼鱼骨(去甲)、草茶芽(各半两)共17味为散,“每服一钱匕,米饮调下,食后,日三服,累经效,忌动风物”,“治眼一切昏暗疾”。《葆光道人秘传眼科龙木集》中记载了秘方蝉花散方,可治疗5种翳病。全方共3味药:蝉花、菊花、白蒺藜,以1:4:2的比例研末,每服三钱。所治5种翳病皆与风热有关

蝉花可止疟,《本草纲目》第三卷百病主治药·疟篇·暑热项下记有蝉花。《医方类聚》卷二十一引《修月鲁班经》载一方名“蝉花饼子”,以蝉花(微炒,去土)、防风、天麻、细辛、半

夏、川乌(炮,去皮脐)各半两,南星、荆芥穗、干生姜(炮)各一两,川芎、甘草各三两共为末,汤浸蒸饼,“每服五七饼,食后茶汤下”,用于治疗头风^[21]。

蝉花的临床应用,古代文献始终围绕其疏风热、安神解痉的作用,并没有太大发展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古人并不知道菌与虫的关系,始终将蝉花当作蝉的一种,使用时亦从蝉的特性来考虑,未能发掘其潜在价值;二是蝉花从古至今只有野生,没有人工栽培,产量上远远不及蝉蜕,这也造成了临床上只知蝉蜕不知蝉花的情况。因此,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开发蝉花的人工培养品,提高产量,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温鲁,唐玉玲,张平. 蝉花与有关虫草活性成分检测比较[J]. 江苏中医药,2006.27(1):45-46.
- [2] 明·李时珍. 本草纲目(校点本)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4:2309.
- [3] 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河南辞源修订组. 辞源(修订本)第四册[M]. 北京:商务印书出版社,1983:2778.
- [4] 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. 中国动物志·第二十八卷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2.
- [5] 宋·唐慎微. 《重修经史政类备用本草》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427-428.
- [6] 幸兴球. 大蝉草和小蝉草的分类[J]. 微生物学报,1975.15(1):21-26.
- [7] 戴芳澜. 中国真菌总汇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79:15.
- [8] 重庆市卫生局. 重庆中药[M]. 重庆:重庆人民出版社,1962:344-345.
- [9] 浙江药用植物志编写组. 浙江药用植物志[M]. 杭州: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0:26.
- [10] 陈祝安,刘广玉,胡菽英. 蝉花的人工培养及其药理作用研究[J]. 真菌学报,1993.12(2):138.
- [11] 陈守常. 四川森林药用真菌[M]. 成都:四川民族出版社,1988:110.
- [12] 中国药用动物志协作组. 中国药用动物志[M]. 天津:科学技术出版社,1979:78-80.
- [13] 广东中药志编辑委员会. 广东中药志[M]. 广州:广东科技出版社,1996:815.
- [14] 难波恒雄. 和汉药百科图鉴(II)[M]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01:198.
- [15] 明·刘文泰. 本草品汇精要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707-708.
- [16] 刘宋·雷敫. 雷公炮炙论(尚志钧辑校)[M]. 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1:124.
- [17] 明·缪希雍. 炮炙大法[M]. 北京:中国书店,1985.
- [18] 宋·钱乙. 小儿药证直诀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6:58.
- [19] 郭登洲. 钱乙医方精要[M]. 石家庄: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4:294.
- [20] 接传红(整理). 秘传眼科龙木论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6:156.
- [21]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. 医方类聚(校点本)第一分册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1:564.

(收稿日期:2007-09-18)